

预测效果：一片大好

胡琪昂、保罗·莫罗

经济学家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往往过于乐观

乐观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常常会把事情的结果预想得比实际情况更好。“人们大大低估了自己离婚、失业或罹患癌症的机率；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天赋异禀；都觉得自己能比同事作出更大的成绩；而且都高估了自己的寿命……” 神经系统科学专家塔里·沙勒特 (Tali Sharot) 在《乐观的偏差》(The Optimism Bias, 2012年) 一书中这样写道。

经济学家也具有这种乐观偏差——他们认为未来永远无异于过去和现在，甚至比过去和现在更好。这种乐观心态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增长预测方式，特别

是长期预测。

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呈现出长期、显著的经济增长。例如，2003—2013年中国人均实际（经通胀调整后）GDP平均增长了9.6%。非洲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尼日利亚发展形势良好，实现了平均5.8%的增长。这些增长是世界经济的福音，数百万人口因此脱离了贫困。但是这种良好的表现能持续多久？预测专家的预言往往都是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将持续下去，演变为中期和长期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像中国和尼日利亚这样的经济增长典范。但从历史上看，



一个国家在两个特定相邻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Easterly 等人，1993 年）；换句话说，过去的增长并不能准确地预示未来的长期增长状况。

经济增长的起伏

经济增长与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一样，也受到自然消长规律的影响。19 世纪 80 年代末，英国统计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发现父亲个子高的孩子往往身高都不及其父亲。他提出了“均值回归”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同理，经济显著增长后也会趋于衰退。尽管如此，正如经济学家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和劳伦斯·萨默（Lawrence Summers）所指出的，预测专家也有可能忽略“均值回归”（Pritchett 和 Summers，2014 年）。我们对多个国家 20 年间经济增长的专家预测结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了乐观偏差的普遍存在（Ho 和 Mauro，2014 年）。

预期之外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是造成一段时间内公共债务比率升高的主要原因。

虽然对中期（如五年期）和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的预测常常被忽视，但其至关重要，其实它是对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投入。中长期预测很难得到准确的结果，时间跨度越大越难以预测。因此，依据错误预测结果作出的决策会给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各个方面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者的净利润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比如，负责支出和税收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对未来经济增长估计过高，那么在预测阶段的末期将会出现对政策债务与 GDP 比率估计不足的问题。因此，国家要么会出现超出预期的负债比率，其结果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要么就是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突然收紧财政政策——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事实上，预期之外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是造成一段时间内公共债务比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出现的债务危机、90 年代的重债穷国危机、2008—2009 年发达经济体中爆发的金融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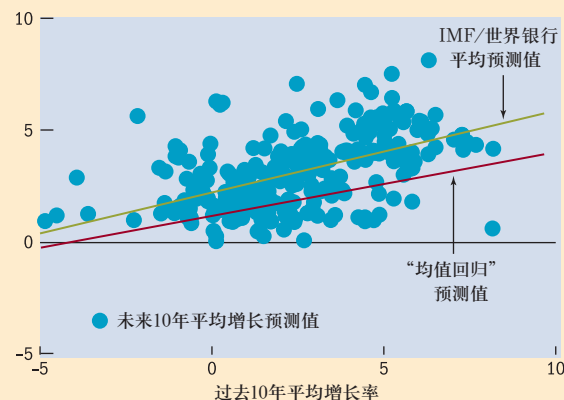
央行行长对中期或长期增长作出的错误假设会导致产出缺口——经济体在持续反通胀基础上的生产能力及其产品（经济萧条程度的衡量方法）——范围的估计值出错，进而导致适当货币政策决策的失误。举例说明，中长期增长的持续下降可能会被误认为产出暂时放缓，它可能会导致央行行长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

图1

过度乐观

与考虑到“均值回归”的预测结果相比，10年期增长预测结果往往较为乐观。

（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年增长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2006—2013年；联合国；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此样本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对约70个发展中国家2006—2013年间经济增长所作的预测，排除顶部和底部1个百分点数，以除去离群值。此增长预测结果已通过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转换为人均增长。绿线为贯穿此预测样本的最佳趋势线，即这条趋势线最能表现出分散观测的总体方向。红线表示均值回归预测值，它是从给定10年及下一个10年之间每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中得出的。用于估计实证关系的系数取自142个国家1950—2010年间的较大规模样本。因此，红线代表与历史增长数据中观测到的统计模式相一致的预测结果。

政策，事后看来这种政策并不可取，可能会给通货膨胀率或财政稳定性造成影响。

以历史为起点

从原则上讲，依过往趋势所做的推测——即假设未来趋势与过往趋势完全相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毕竟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如，制度质量、受教育程度、宏观经济政策的审慎性等）都会发生缓慢的改变（Easterly 等人，1993 年）。但事实上，记录显示这种推断的确得出了较差的预测结果。对 188 个国家 1950—2010 年的数据及每个国家每十年的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的分析显示，相邻十年的增长率之间的关联薄弱，依据收入水平和时间段不同，关联系数范围为 0—0.5（关联系数越接近 1，两个变量越向相同方向移动）。

即便一个国家的基本状况保持不变，经济增长也未能在各时期持续发生，无论将这一时间段界定为 1 年、10 年还是 20 年。平均而言，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其过去增长率的几率达 30%，而这个国家有 70% 的几率使未来经济增长率恢复到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增长实现“均值回归”的可能性很大。部分亚洲经济体，包括日本和韩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出现了经济增速显著放缓。

经济学家的增长预测值是否反映了历史增长数据中所观测到的明显的“均值回归”？IMF和世界银行团队共同制作的70个发展中国家长期预测样本中，有证据显示该问题的回答是“反映不足”（见图1）。具体来说，IMF和世界银行的10年期平均预测值存在向上偏差，而且与考虑到回归历史增长均值的主要预测趋势相比，显示出了与过往增长之间的更大持续性。举例说明，过去10年中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的平均增长率与样本均值相等（2.4%），IMF和世界银行预测未来10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为3.1%，而依据“均值回归”体系预测的增长率仅为2.0%。换句话说，两者之间存在1.1个百分点的乐观偏差。从统计学角度看，这种乐观偏差较大，对于近期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其增长预测值的乐观偏差更加明显。长期（如20年）预测值的偏差更大。

预测生成的结果往往都将过多权重放在近期增长的表现上。

对经济增长过于乐观的预测趋向不仅仅存在于IMF和世界银行或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专家当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乐观倾向比发达经济体更加明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共识预测》（Consensus Forecasts）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预测结果也存在相似程度的偏差，这两个国家近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虽然经济学家们使用了广泛的预测方法，但各种预测生成的结果往往都将过多权重放在近期增长的表现上。举例说明，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结果由以每个单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全职工作团队提供，《共识预测》的平均预测结果由跟踪单个国家的既定预测专家得出，而OECD预测结果的得出以所有国家共用的一个复杂的、证据充分的模型为依据（因此不太可能受到预测者作出的主观决策的影响）。

潜在危害

乐观偏差对于经济增长预测结果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严重，即便偏差适度（如每年仅为1个百分点）也是如此。举例说明，一个处于当前政策条件下且增长率已给定的国家，在未来10—20年假设其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稳定保持在50%。如果经济增长每年低于预期值1个百分点——并且假设GDP下降1个百分点，这将导致赤字增长，增长率为GDP的0.3个百分点（此假设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不具特殊性）——那么，10年后债务与GDP的比率将上升到70%以上，并随

着财政赤字的扩大，20年后将这一比率超过120%。换句话说，此种程度的经济增长预测误差足以将一个处于稳定债务路径的国家变成一个面临财政危机风险的国家（为简单起见，假设并未收紧财政政策以响应GDP增长的下降）。

如果花费大量时间对实际增长结果进行观测，那么就不可能直接对过往预测结果的质量进行直接评估。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一项针对188个国家在1990—2007年间的增长预测结果的检查显示了经济学家们非常一致的乐观预测结果。具体来说，预测误差——预测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差量——往往在各阶段均为正值（当年预测中值除外），正偏差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长（见图2）。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集体作出乐观的预测，预测显示经济增长表现优于依据历史经验得出的合理的结果？就某些方面而言，有人认为乐观主义是人性的共同特点，也许自然选择将这种特点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本性当中。归根到底，就像沙勒特所说的，人类每一天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乐观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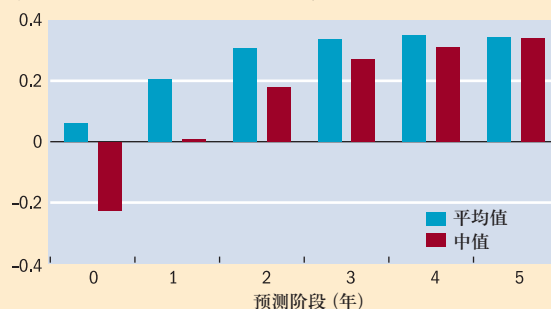
然而，除了人类的内在特征以外，还与经济专家得出并维护其预测结果的环境因素相关。中国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在过去十年中增长强劲，如果此类国家的潜在关键增长因素——如制度和人力资本的质量几乎未发生改变，预测专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显著下降。相反，对于处于增长停滞期的国家——原因可能是经济或政治危机，甚至内战——预测专家不太可能或不愿意假设会发生类似的负面冲击或负面事件。增长预测还可能建立在过度乐观的政策假设之上——比如，政府将遵

图2

可预见的未来

经济增长预测结果是乐观的，长期增长的预测结果更加乐观。

（预测误差，实际GDP年增长百分点）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预测误差=预测值-实际值。实际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包括1990—2007年间188个国家的预测数据。

守他们的改革承诺，或者 IMF 和世界银行支持的计划将取得成功等假设——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乐观偏差的应对

如果预测的“失误”多于“命中”，那么对长期增长进行预测是否还有意义？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曾经说过：“预测虽然具有不可靠性，但远远胜过不预测。”

得出预测结果并对其作出解释的组织或个人——如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投资方——可能只考虑修正他们的乐观偏差，或者至少将更多权重放在其研究中的不那么乐观的其他情境上。要想推动对基线预测结果的深入研究，有一种方法是将重点放在“为什么这个国家持续无视‘均值回归’而增长速度却始终高于平均水平？”这样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普遍问题上，如“为什么所有条件都没变，但这个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增长放缓”。此外，负面冲击或低增长情境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这些情境已被纳入一些机构（包括 IMF 和世界银行）分析工作的常规内容。

概括地说，正如在一些跨国公司中常见的，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考察政策和企业战略在不同情境中的效果”才是明智之举，不要一味强调基线预测的结果。■

胡琪昂（Giang Ho）是 IMF 欧洲部经济学家，保罗·莫罗（Paolo Mauro）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客座教授。

参考文献：

Easterly, William, Michael Kremer, Lant Pritchett, and Lawrence H. Summers, 1993,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2, No. 3, pp. 459-83.

Ho, Giang, and Paolo Mauro, 2014, “Growth: Now and Forever?” IMF Working Paper 14/11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itchett, Lant, and Lawrence H. Summers, 2014,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harot, Tali, 2012, *The Optimism Bias: A Tour of the Irrationally Positive Brain* (New York: Vintage).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Jan Svejnar, Andrés Velasco, and many others.

A 12-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The 2016-2017 program begins in late May of 2016.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6.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sipa.columbia.edu/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